

（圣经）创造论者是否“走投无路”了？

我们完全同意莫兰德博士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该让科学来指导我们对旧约的诠释”，但他随后却恰恰这样做了。

圣经中提到“地的四方”，这显然不是字面意思。这是否意味着创世记 1 章中提到的“日”并非字面意义，而是象征性地代表数百万年？

有时，当我们看到许多伟大的基督教学者和神学家在处理创世记 12 章到启示录 22 章的经文时如此谨慎和准确，但在思考创世记 1-11 章时却如此肤浅和不够谨慎时，我们只能摇头叹息。

例如，以 JP Moreland 博士为例。Moreland 博士拥有哲学、神学和化学方面的资质，著有多部书籍¹，并在众多期刊上发表过文章²。他曾在校园福音团契服事十年，建立了三间教会，并在超过 175 所大学校园进行过演讲³。

我们非常敬重莫兰德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一位优秀的作家和演说家，也是一位毋庸置疑的**耶稣基督的虔诚追随者**。他为教会做出了诸多贡献，理应受到教会的赞赏。我们从他的著作中获益良多。然而，在地球年龄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他并没有展现出他著作中一贯的严谨思考。我们不得不与莫兰德博士持不同意见，这令我们深感遗憾。但出于对圣经真理和教会的热爱，我们不得不写下这些文字，因为我们相信，他关于地球年龄的教导正在对教会产生负面影响。

“相信的理由”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经莫兰德博士本人同意）刊登了他于2002年2月在美国华盛顿州一间教堂就地球年龄发表的口头讲话。莫兰德博士试图捍卫他关于**创世**之日是漫长时期的观点。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言论在当今**基督教**界，甚至在学者中都非常普遍。我们之所以关注莫兰德博士，是为了揭示即使是备受尊敬的基督徒，也会使用错误的推理来为他们拒绝几千年前六天创造的说法辩护。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我们所有人（包括本文作者）都必须接受上帝圣言的**审判**。

我们完全同意莫兰德博士关于创世记日期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让科学左右我们对旧约的诠释”。⁶但他随后却恰恰这样做了，而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请仔细

思考他试图证明接受数百万年时间并因此否定字面意义上的创世日是合理的论证过程。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不能推导出我们最终需要重新解释耶稣的童贞女诞生和复活呢？

首先，他说了一些与我们经常强调的观点类似的话：

“论点是，如果你认为《创世记》中的‘日’不是六天，而是更长的时间段，那么界限在哪里……同样的推理为什么最终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解释耶稣的童贞女诞生和复活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创世记解答”（AiG）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多数基督教学者不接受“六日”字面意义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先入为主地接受了科学界关于数百万年的说法，然后以此“事实”来解释希伯来语单词“*yom*”（在创世记 1 章中译为“日”），而这种解释在圣经上下文中根本站不住脚。这并非严谨的释经，而是利用人类易错的观念（所谓的数百万年）来强加对经文的意义。按照同样的原则，既然科学界告诉我们人不会死而复生，处女也不会怀孕，那么复活和童贞女怀孕也应该被重新解释为神话或寓言。事实上，进化论教授杰里·科因（芝加哥大学）正是这样认为的。他在评论两本试图调和进化论和基督教的有神论进化论著作时，最后总结道：

“既然我们知道动物是进化而来的，为什么就要否定创世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呢？却又接受同样与科学相悖的童贞女受孕和基督复活的现实？毕竟，生物学研究表明，人类女性不可能进行无性繁殖，任何人也不可能在死后三天复活……如今达尔文年已至，我们可以预见，像肯尼斯·米勒和卡尔·吉伯森这样的著作将会层出不穷。试图调和上帝与进化论的尝试层出不穷，永无止境，因为这种调和根本行不通。” 7

莫兰德博士没有提及我们主张背后的理由，而是继续讨论圣经中关于“地球四角”以及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段落。

“先生，我怀疑您或在座的各位是否会把圣经中‘耶稣要从地的四方召集他的天使’这句话解读为地球是平的。我也怀疑在座的各位是否会认为太阳升起落下就意味着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的。但您必须明白……教会曾经对圣经中关于上帝——基督要从世界四方召集他的天使的经文进行过一些解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证明世界有四个角。经文就是这么写的。经文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意味着地球有四个角以外的任何东西。您可以反复研读，经文仍

然明确指出地球有四个角。同样，圣经也说太阳升起落下。经文就是这么写的。您可以随意曲解它。经文就是这么写的。但在座的各位没有人相信这一点。没有人相信地球有四个角。那么，这又如何呢？”我们所做的，就是将这种语言进行比喻性的诠释。同样地，对于日出日落，我们也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认为这是描述的语言；它不应该被字面理解。

四角地区

莫兰德博士关于地球形状的推理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地的四角”这一短语在新约中仅出现在[启示录 7:1](#)和[20: 8](#)，是使徒约翰的描述性陈述。耶稣只提到过“地的四风”（[马太福音 24:31](#)和[马可福音 13:27](#)），约翰在[启示录 7:1](#)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表述。这些是新约中出现这些短语的全部例子。在旧约中，“地的四角”仅出现在[以赛亚书 11:12](#)。同样的希伯来语也出现在[以西结书 7:2](#)，但在钦定版圣经（KJV）、新钦定版圣经（NKJV）、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AS）和新国际版圣经（NIV）中，正确的译法是“土地的四角”，因为该节经文的前文表明，*eretz*（希伯来语，根据上下文可以译为“地”或“土地”）指的是以色列地，而不是像[以赛亚书 11:12](#)那样指整个地球。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上所有经文都出自圣经的预言性、启示性篇章，与《创世记》不同，这些篇章经常使用比喻性的语言。因此，有洞察力的读者会谨慎地对这些短语进行字面解释。¹⁰

第三，鉴于圣经中约伯记 26:10；箴言 8:27；传道书 1:6；诗篇 19:6 和以赛亚书 40:22 都提到了地球是球形的，而且早在基督之前，古代人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地球是球体，¹¹ 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基督或他的门徒真的认为地球是平的，风只能朝四个方向吹。

教会从未将“地球的四角”解释为地球是平的。

第四，教会从未将“地极”解释为地球是平的。认为教会曾相信地球是平的，这纯属无稽之谈。正如历史学家杰弗里·罗素所指出的，这种观点仅存在于过去两千年间极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之中。¹² 我们今天也使用类似的修辞手法。如果我们说某物散布在“地极”，我们的意思是“遍布全球”。人们历来习惯于谈论四个方向，或者说四个方位——东、南、西。无论是我们还是古人，都从未认为这意味着人们只能朝四个方向行进。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会说“四风”。¹³

第五，这些短语并非对地理或大气事实的字面陈述。换句话说，无论是在这些经文中，还是在**圣经**的任何其他部分，我们都没有读到诸如“地球有四个角”或“地球上只有四种风”之类的说法。

因此，莫兰德博士断言没有释经学上的理由可以得出这些经文除了教导地球有四个角之外的其他含义，这是错误的。所有细心的读者都会本能地知道，“地球的四个角”和“地球的四方”是习语，意思是“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或“来自四面八方”。**事实上，马可福音 13:27**表明，耶稣并非在教导地理或大气科学，因为“从四方”在这里是“从地极到天极”的同义词。作为天地万物的创造者，耶稣知道天地的形状，祂总是说真话，尽管祂有时也会用非字面意义的语言来表达真理，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

因此，与莫兰德博士的说法相反，通过合理的释经，无需使用圣经以外的科学证据，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角落”一词具有非字面意义。

日出日落

关于太阳和地球运动的问题，莫兰德博士的反对意见（在他之前近 200 年来，其他人也曾用这种反对意见反驳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并不成立。正如他所指出的，关于太阳和地球运动的描述在**现象学**意义上是字面意

义上的。换句话说，这种现象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描述的。我们今天也做着同样的事情，比如我们（甚至进化论者）在日常对话中谈论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尽管我们对太阳系的运行机制了解得更多。

¹⁶

圣经中关于太阳“升起”的描述，*既*符合地心说，*也*符合日心说。科学证据使我们能够区分这两种观点中哪一种才是对太阳系的正确理解，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我们对圣经原文含义的理解。如果要像莫兰德博士等人所声称的那样，与创世日的问题存在真正的类比，就必须证明创世记中“日”一词的使用本质上*既可以*指漫长的岁月，*也可以*指普通的一天。然而，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在过去两百年中反复证明，创世记的文本根本不支持“漫长岁月”的说法，而“太阳升起”的经文也并未明确教导地心说，因此支持日心说。

此外，关于日月运行的这些说法都非常偶然且简短。经文中几乎没有可供我们理解这些词句的线索，而且大部分引证都出自诗歌作品，在诗歌中我们应该警惕非字面意义的表达。最后，就像“地球的角落”这样的短语一样，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地球不动，太阳和星星绕着地球转”这样明确的陈述，而这些内容完全可以用如此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

将这些关于地球与太阳关系的简短论述与创世记中关于创造周和洪水的详尽记载进行对比。创世记中有整章整章的篇幅，以各种方式强调上帝在六个字面意义上的日子里完成了最初的创造（大约在 6000 年前，正如创世记 5 章和 11 章的家谱所表明的那样¹⁷），并在挪亚时代用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性洪水审判了世界。否认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没有仔细阅读创世记 1-11 章的经文，并且忽略了圣经其他章节中表明耶稣和圣经作者将这些章节视为字面历史的段落¹⁸。耶稣在马可福音 10:6、路加福音 11:50-51 和其他经文中清楚地表明自己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在这些段落中，他指出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儿子亚伯是在创世之初，而不是在创世数十亿年后（如果地球真的有数十亿年的历史，情况就应该是如此）。关于太阳运动的简短且含糊不清的经文，与关于创世和洪水的冗长而清晰的段落之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莫兰德博士继续他的论证如下：

那么，假设你认为……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说有四个角落，也没有教导说太阳升起落下？你现在就要否认童贞女怀孕吗？就要放弃复活吗？当然不会。所以，关键在于……从对某一经文的某种解读出发，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把

这种解读推广到其他经文上，这种普遍性的论证在哲学上就是所谓的草率概括；它基于少量证据就得出了概括性的结论。事实上，当你解读圣经经文时，你必须根据每一段经文的具体情况来解读，并且尽你所能地去理解它本身。因此，仅仅因为某一段经文是这样解读的，并不意味着……其他经文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解读，除非你能证明这两段经文的解读方式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

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并不认同“从接受对某一经文的某种解读，就无法阻止对其他经文也采取同样解读”这种“普遍论点”。鉴于莫兰德博士的哲学专长，他竟然使用稻草人谬论攻击一个歪曲我们信仰的立场，这着实令人惊讶。我们认为，整本圣经都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创世记 1-11 章是历史叙事，即便其中描述了一些不寻常的神迹，正如马太福音 1-2 章和 26-28 章也是描述不寻常神迹的历史叙事一样。这些经文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平行关系。因此，如果将后者的经文解释为字面意义上的直接历史，而将前者解释为非此即彼的历史，这在释经学上是自相矛盾的。

此外，从历史角度来看，教会对《创世记》字面意义的否定先于（并且在释经学上为）对基督童贞女诞生和复活的字面意义的否定。总的来说，人们放弃对《创

世记》1-11 章的信仰，早于放弃对福音书的信仰。因此，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并非草率概括的罪魁祸首。莫兰德博士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与许多批评者的指责相反，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并没有，也从未将圣经中的每一个字或每一节经文都按字面意思理解。我们一直承认圣经中存在习语、比喻和其他象征性的短语或段落。我们认为，《创世记》1-11 章并非此类段落。它是冷静、真实且无误的历史。

莫兰德博士继续说道：

“至于……地球是平的，以及太阳升起落下的说法：正是科学证据促使人们说‘或许我们最好重新审视一下这些经文’。从希伯来语的语法和句法角度来看，没有任何解释或依据。无论是经文的文学体裁，还是历史语法的解释方法，都无法告诉你任何关于哪种解释的答案——只有科学证据。因此，教会的解经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地球的四角理解为比喻，这段经文的本质是否会因此而违背？’就这段经文而言，他们的答案是‘不会’。”那段特定的经文允许这样做，而不会违背该段经文本身的教义。那么，这种方法在其他经文中是否也有风险呢？当然有。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方法永远都不应该应用呢？不，你必须具

体分析经文——每段经文都要单独分析。所以，魔鬼藏在细节里，你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科学证据并没有促使教会否定地球是平的这一观点，原因很简单，正如前文所述，教会从未相信过这种说法。伽利略时代及之后的科学证据确实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圣经。他们得出结论：相关经文并没有明确教导太阳围绕静止的地球运转，而只是从地球上呈现出现象。因此，他们认为，可以对圣经进行合理的解读，使其与哥白尼的理论（以及后来的修订版）相协调，而不会歪曲经文本身。

相反，尽管过去两百年来基督教学者们竭尽全力，却始终未能证明《创世记》可以如何重新诠释，使其与数百万年的进化论观点相符。间隙论、日龄论、日-间隙-日论、框架假说以及许多其他鲜为人知的《创世记》重新诠释，在仔细研读圣经后都以失败告终。20所有这些诠释都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但通常都被忽略了，那就是圣经教导死亡发生在人类堕落之后，而进化论者则声称，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的死亡、暴力、疾病和灭绝，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与莫兰德博士的说法相反，在这个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魔鬼不在于细节，而在于对上帝话语的肤浅分析。上帝在细节之中，因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是，那些虔诚的学者，如

果他们不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又该如何看待呢？下文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创世记第一章的日子

莫兰德博士继续说道：

“现在，说到创世记中的日子……我的观点是，虽然我们不应该让科学左右我们对旧约的诠释，但是，如果存在一种在释经学上允许的旧约解释——即一种关于“古老时代”的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你能找到保守的、无误论的、福音派的旧约学者，他们认为将创世记中的日子视为未指明的时间段的解释，并且仅从释经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是完全允许的，那么我的观点是，如果这种解释能够使经文与科学相协调，那么它就是一个允许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可以从释经学的角度来论证，而无需依赖科学。”

莫兰德博士的做法恰恰是他自己所说的我们不应该做的——让科学来左右我们对旧约的诠释。但问题不在于某种解释在某些保守的、无误论的福音派旧约学者看来是否符合释经学，而在于这种解释是否合情合理且站得住脚。

此外，正如莫兰德博士所知，真理并非由多数票决定。大多数当代保守福音派旧约学者并非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但这并不代表什么。他们在教会历史上只是少数。更重要的是，这些当代保守派学者因其对教会的诸多贡献而备受尊敬，他们坚持地球年龄的观点并非出于释经学的考量，而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圣经的权威，转而相信那些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即地球存在了数百万年。我们可以引用许多资料来支持这一论点，但我们仅举几例，首先是詹姆斯·博伊斯博士，然后是梅雷迪思·克莱恩博士，他们都是备受尊敬的圣经学者。

“我们必须承认，创造论者的释经基础是坚实的。……尽管积累了大量严谨的圣经和科学研究来支持创造论者的观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使得大多数科学家（包括许多福音派科学家）认为该理论是错误的。……来自各个学科的数据都指向一个非常古老的地球和一个更古老的宇宙……” 22

“在本文中，我提倡一种对圣经宇宙起源论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圣经对当前关于宇宙非常古老的科学观点持开放态度，并且在这方面并不否定人类进化起源的理论。” 23

另一位杰出的学者韦恩·格鲁登博士的表态则更为谨慎，他当然也感受到了年轻地球论的诠释性论证的力

量。但他明确指出，正是数百万年来“显而易见的压倒性”科学证据，才是他反对年轻地球论的决定性因素。24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莫兰德博士认为，如果“古老地球论”的解释能够使经文与科学相协调，那么它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可以从释经学的角度来论证，而无需依赖科学。然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古老地球论解释。所有这些解释都忽略了《创世记》第一章和《[出埃及记](#) 20:8-11 中的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有力地表明，这些日子是字面意义上的创造日。它们都忽略了堕落之前数百万年死亡的神学难题，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将《创世记》第三章中的咒诅简化为仅仅影响人类的属灵后果。正如前文所述，所有这些古老地球论的观点都忽略了耶稣和使徒们明确的见证，即他们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此外，大多数古老地球论的支持者否认诺亚洪水是全球性的灾难。如果他们相信诺亚洪水是全球性的，他们就无法意识到，这场洪水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留下大量的地质证据（正如我们在地质/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圣经中描述的持续一年的创世洪水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证据。然而，进化地质学家否认全球性洪水曾经发生过，而是将同样的化石和岩层归因于数百万年来的地质过程。换句话说，尽管这些福音派学者虔诚无比，但他们却未能意识到，同时相信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性的诺亚洪水和数百万

年的地质过程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一种观点的地质证据意味着另一种观点没有地质证据。它们是互斥的。洪水对于地球年龄的问题至关重要，但它却被地球年龄论的支持者忽视、低估或否定。

这些关于地球古老的重新解释都不是“在诠释学上是合理的，独立于科学的”，而是典型的曲解（将我们想让它表达的内容解读到文本中），其中进化论的、数百万年的*假设和推测*（而不是“科学”）被用来使文本表达它根本不表达的内容。

希伯来语注释

莫兰德博士继续说道：

“我并非希伯来语释经学家。但我可以告诉你，在美国福音派群体中，两位最著名的旧约释经学家分别是三一福音神学院的格里森·阿彻和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沃尔特·凯泽。沃尔特·凯泽和格里森·阿彻在美国各地都备受尊敬，被认为是忠实的旧约释经家。他们精通八到十种旧约语言，并且毕生致力于希伯来语释经的研究。他们都认为创世记中的“日”是……漫长而未加具体限定的时间段，绝不一定是字面意义上的二十四小时。”

我们也不是希伯来语学者。但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重要。许多福音派学者（虽然他们现在确实是少数）精通希伯来语，并且忠实地阐释圣经，其水平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位地球年龄论的创造论者，但他们却坚持地球年轻论。此外，还有一些非福音派学者精通希伯来语（以及其他相关的古代近东语言），其水平甚至超过福音派学者。这些自由派学者认为，圣经文本确实教导了地球年轻论，但由于他们是彻底的进化论者，所以他们并不相信他们所说的圣经文本明确教导的内容。牛津大学旧约钦定讲席教授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发表此声明时）是一位神学自由主义者，他不久前曾表示：

据我所知，世界一流大学中没有一位希伯来语或旧约教授不相信《创世记》1至11章的作者意在向读者传达以下观点：(a) 创世是在六天内完成的，这六天与我们今天所经历的24小时周期相同；(b) 《创世记》家谱中所包含的数字通过简单的加法运算，构成了从世界之初到圣经故事后续阶段的时间顺序；(c) 诺亚洪水被认为是全球性的，它毁灭了除方舟内以外的所有人类和动物的生命。 ²⁶

因此，这个问题并非只会英语的人无法理解。一个人掌握多少种古代近东语言也无关紧要。即使不懂这些

语言，也能正确理解《创世记》1-11 章的经文，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无论是阿彻博士、凯泽博士（以及其他任何福音派的古老地球创造论者），都没有使用其他语言来捍卫他们对《创世记》的古老地球解释。与上文提到的博伊斯博士、克莱恩博士和格鲁登博士一样，阿彻博士也揭示了其对《创世记》解释的最终驱动力：

“从对《创世记》第一章 的粗略解读来看，人们似乎认为整个创造过程发生在六个二十四小时内。如果这真是希伯来作者的本意……这似乎与现代科学研究相悖，因为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地球是在数十亿年前被创造出来的……” 27

第六天太短了吗？

凯泽博士坚持《创世记》第一章 的“日龄”解释，因为他认为第六天发生的事情太多，无法在 24 小时内全部涵盖。²⁸可以推测，他会以类似于他在三一福音神学院的前同事阿彻博士的方式来捍卫这一观点。²⁹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真正驱动凯泽博士解释的，与影响阿彻博士、格鲁登博士、克莱恩博士、博伊斯博士等人的因素相同：即所谓的数百万年的科学证据。

³⁰

凯泽博士并未解释为何第六天的事件不可能在 24 小时内发生，因此我们不妨简要考察一下阿彻博士对此的论证。这些论证与希伯来语（或他所知的任何相关的古代近东语言）毫无关系。事实上，他的论证甚至没有认真研读英文圣经文本。

让我们先根据《创世记》1-2 章 列出第六天发生的所有事件。

1. 上帝创造了各种陆地动物和爬行动物。
2. 上帝创造了亚当。
3. 上帝创造了伊甸园
4. 上帝命令亚当照管它。
5. 亚当给一些陆地动物和鸟类命名。
6. 上帝意识到亚当孤身一人。
7. 上帝让亚当沉睡。
8. 上帝创造了夏娃。
9. 亚当遇见夏娃，并吟诵了一首简短的浪漫诗。

那么，以上九件事究竟持续了多久呢？圣经并没有给出任何一件事情的具体时间。显然，事件 4、6 和 9 加起来不到一分钟。然而，无论是圣经依据还是神学依据，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其他事件持续了很长时间。上帝的创造之举是神迹，因此，如同圣经中记载的所有其他神迹一样，我们应该假定它们是瞬间发生的。

我们在此需要补充一点，与阿彻博士和凯泽博士的说法相反，圣经并没有说亚当*感到孤独或需要伴侣*。圣经说的是，上帝看到亚当孤身一人（上帝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为他造了一个帮助者。这凸显了正确的解读必须基于对圣经原文的仔细考察，而不是臆测。遗憾的是，阿彻博士在《创世记》1-2章的许多地方都没有仔细研读经文，或者他曲解了经文本身并不存在的含义。

那么亚当的活动呢？阿彻博士说伊甸园是一个“很大的公园”，照料它“十分艰辛”，而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³¹但圣经中没有任何依据支持这种说法。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伊甸园有多大，甚至没有提到它“很大”。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亚当在开始给动物命名之前照料伊甸园多久（或者他有多辛苦），甚至没有提到那是“很长一段时间”。阿彻博士只是凭空想象。但这并非严谨的圣经研读。从经文来看，没有任何依据表明，从上帝命令亚当照料伊甸园（[创世记 2:16-17](#)）到上帝指派亚当给动物和鸟类命名（[创世记 2:18-20](#)），中间最多只隔了片刻。

与林奈不同，亚当没有给任何植物、海洋生物、爬行动物或“地上的走兽”命名。

阿彻博士随后毫无依据地断言，亚当在一项“重大的分类学工程”中赋予了所有动植物“正式且永久的”

名称，类似于林奈耗时 30 年为 18 世纪学者所知的所有动植物命名双拉丁文名称。³²然而，《圣经》中并没有这样的说法。它记载亚当只给牲畜、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命名（[创世记 2:19-20](#)）。与林奈不同，亚当没有给任何植物、海洋生物（占生物总数的绝大多数）、爬行动物或“地上的走兽”命名（参见[创世记 1:25](#) 和 [2:19-20](#)）。亚当只给那些后来被驯化的动物命名的假设，远比阿彻博士的假设更合理，也更有圣经依据。圣经中并没有像阿彻博士所假设的那样，提及“正式且永久的”名称、“物种”名称，或者在命名前对每种生物进行仔细的解剖学分析。可悲的是，他这种曲解经文的做法，如果换作我们中的任何一位（特里）在他的神学院课堂上这样做，他绝不会容忍。就我们从圣经文本中所知，亚当所起的名字可能只是狗、牛、长颈鹿、大象等等，这些名字与动物的外形毫无关系。以每分钟五种生物的悠闲速度计算，亚当可以在十个小时的轻松工作中命名三千种动物和鸟类，而且他完全可以一边躺着吃水果一边完成这项工作。此外，圣经也没有给出具体命名生物的数量；它甚至没有提到“数量众多”之类的说法。我们不必像阿彻博士所暗示的那样认为，亚当需要“以超乎思维的速度吐出物种名称”才能在不到 24 小时内完成这项任务。³⁴

在评论夏娃的创造之前，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阿彻博士的说法是多么站不住脚。他声称“可以合理推断，在第六天临近结束时，留给夏娃出现的时间不超过一两个小时。”³⁵这种推断完全不合理！他还补充说，经文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亚当因神而小憩以及夏娃的超自然创造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恰恰相反，上帝施行这些神迹并不需要很长时间，经文中也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这些行为耗时超过几秒钟或几分钟。阿彻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并且侮辱了上帝的创造力以及祂圣言的清晰见证）。他写道：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深度睡眠是突然发生的，或者说，肋骨被移除后几秒钟内就迅速导致的。然而，如果亚当和上帝在第六个 24 小时结束时，太阳正快速西沉，时间非常有限，那么这种速度就至关重要了。” 36

当本文作者之一（特里）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他的牙医不到 10 秒钟就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不到 20 分钟就拔掉了他的四颗智齿！阿彻医生到底是怎么想的？

再次强调，阿彻博士（以及凯泽博士）关于“日龄论”的论证与希伯来语或其他任何古代语言都毫无关系。令人遗憾的是，才华横溢的学者莫兰德博士竟然对阿

彻博士和凯泽博士肤浅的“古老地球论”解读如此推崇，以至于他对《圣经》本身都缺乏认真研读。

底线

莫兰德博士总结道：

“那么……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所有我信任、热爱圣经、并且我尊重其信誉的神学院旧约学者都说我们必须相信现在是 24 小时，那我就觉得有问题。但如果足够多的我信任的人——我说的不是那些想放弃房产、就此放弃的人；我说的是那些被社群公认为值得信赖的希伯来圣经诠释权威——说这是一种选择，那么我会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允许的。这就是我的基本回应。”

关键在于，莫兰德博士将大多数现代福音派旧约学者视为最终权威。他提到阿彻和凯泽是“美国福音派群体中最著名的两位旧约注释家”（的确如此），他们都认为创世记中的“日子”是“漫长而未加具体说明的时期”。他们这么说，所以就一定是真的。讨论到此结束。真的吗？

莫兰德博士对人为权威的依赖并非个例。对当今大多数基督徒而言，《圣经》本身并非最终权威。太多基督徒未能认真研读《圣经》，仔细查考地球年龄论的

论点，也未能认真考虑年轻地球论学者对这些论点的严谨分析。所有学者充其量只能说是大致可信，没有哪一位学者单独或共同的观点是绝对无可置疑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包括我们自己。无论学者还是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我们都应该效法路加福音中提到的庇哩亚犹太人，因为他们认真查考圣经，以求明白保罗的教导是否符合圣经（[使徒行传 17:11](#)）。

此外，我们以及我们认识的任何其他年轻地球创造论者，都没有指责古老地球论学者动机不纯。人会真诚地犯错——我们这些作者一生中也曾多次犯错，正因如此，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时，我们会认真倾听，并采取措施改正。在关于男女角色、属灵恩赐、教会治理的正确形式、加尔文主义与阿民念主义、千禧年与大灾难等等的辩论中，双方都有敬虔的福音派学者。在任何情况下，总会有一些敬虔的学者观点错误，也总会有一些学者观点正确。我们无法回避这个令人不快的结论：敬虔的学者，即使是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的多数派学者，也可能在重要的圣经教导上犯错。因此，让我们努力认识神的话语，在思想、言语和行为的各个方面都顺服于神的话语至高无上的权威。

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说（[以赛亚书 66:1-2](#)）：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在哪里能为我建造殿宇？在哪里能让

我安息？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万物因此而存在。”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谦卑痛悔、敬畏我话语的人。”

问题在于，过去两百年来，教会中的大多数学者、牧师、学生和平信徒都对人的言论（无论是世俗进化论者还是真诚却误入歧途的基督教领袖和学者）感到恐惧，并用这些人为的观点来重新诠释上帝清晰的圣言。令人遗憾的是，莫兰德博士与参与国际圣经无误论委员会的 100 位保守福音派神学院教授和基督教领袖中的 90% 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某些受人尊敬的旧约学者的观点。许多基督徒反过来也会不加批判地接受莫兰德博士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进而导致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罗斯博士在其“*相信的理由*”网站上传播的许多不符合圣经的观点。因此，人的权威凌驾于圣经清晰的教导之上。大多数基督徒信赖那些才华横溢、虔诚敬神的古老地球论学者的宣告，而不是认真研读圣经。他们也忘记了敬虔真诚的使徒彼得的榜样。使徒保罗曾“谴责”彼得的“虚伪”、“惧怕”人，以及他“没有坦诚地传讲福音的真理”，导致彼得无意中、无意识地破坏了他所爱并所传讲的福音（加拉太书 2:1-14）。39

概括

创世记 1-11 章并非以比喻或现象学的语言写成，而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写成。因此，每个词都应根据希伯来语语法规则，结合上下文仔细考察。我们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出的解释，还应通过查阅其他注释这些章节的经文来检验。当我们这样做时（正如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就会无可辩驳地发现，创造日是字面意义上的（就像我们今天一天 24 小时一样），发生在几千年前，之后在挪亚时代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地质灾难性洪水。

莫兰德博士并没有仔细解读相关的经文，而是试图以一个简单的理由来证明他拒绝接受六个普通的创世日是合理的；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科学家，以及大多数圣经学者（他们不加批判地追随科学界的多数派），都认为地球已有数十亿年的历史。

这为什么重要呢？如果我们脱离圣经，用人对物质世界的易错（且常常错误）的解读（被错误地称为“科学”）来解释上帝清晰的圣言，就会遇到巨大的问题。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圣经，那么在研究耶稣复活、童贞女降生以及圣经中记载的其他神迹时，就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理由不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做法，许多神学家、信徒和学生最终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产生了怀疑。

听听查尔斯·坦普尔顿的话。在 20 世纪 40 年代，许多人认为他比同时代的好友葛培理更有影响力。40 年代末，他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的教授教导他应该接受关于进化论和数百万年历史的科学论断，并将《创世记》1-11 章视为神话。离开神学院后不久，他的信仰彻底崩溃，他离开了牧师岗位，很快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在他去世前几年，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相信并不存在具有人类属性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不存在圣经意义上的上帝——而是生命在永恒的进化力量作用下，历经数百万年演变成如今这种短暂状态的结果。” 40

不，创造论者并没有走投无路。但是像阿彻、凯泽和莫兰德博士这样的基督教学者需要转变思路，信赖并捍卫上帝无误、权威的圣言真理，而不是屈从于世俗科学家那些与圣言相悖的、易错的观点和理论。41

我们 AiG 劝勉我们的基督徒同胞，也劝勉我们自己，不要惧怕人的言语，而要谦卑地敬畏上帝的话语，敬畏它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特别是那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无神论者猛烈攻击的部分，即创世记 1-11 章。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